

清凉东山十八盘



张少芳

天气越来越热，火辣辣的日头晒得人只想找个清凉地儿。太原的东山有个自然天成的山野步道是户外爱好者常去之地，因为步道嵌在山间曲曲折折，被称为东山十八盘。有人相约，响应者众，东山十八盘顿时热闹起来。

起点是茶坊庙。茶坊庙是新修建起来的仿古庙，原古庙早已踪迹全无，据说曾是原晋阳湖的古渡口，如今这里紧依着连绵的山坡，早没有一丁点古渡口的痕迹了。一个木牌标示着不同方向的不同景点，按着“十八盘”方向的指引，我们踏上了林中小道。先是一路下行，穿行在林荫道间，厚厚的

松针铺就的林中小道踩上去软软的，弹性十足，而高高的落叶松遮挡了强烈的阳光，走在山林中，凉爽且舒适。下到沟底，又是另一番风貌，在两边巨大崖壁的夹峙下，这里常年阴凉，植被茂密，各种形状的植物杂错生长，各自立足一方地盘，展示着丰富的生命力。走在一片绿色中间，与不同的叶片亲密接触着，仿佛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此时也是各种野花绽放的时节，这一片贴着土地密密的小圆绿叶中间，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嫩黄色小花；那一丛枝叶间，藏着蓝紫色的小花，花瓣

造型仿佛展翅欲飞的蝴蝶，美丽多姿；四周张望，又发现一串白色吊坠般的小花排列整齐规规矩矩地藏在绿叶底下，煞是可爱；也许是地处阴凉的缘故，别处的丁香花早已败落，而这里的几树丁香花还正开得热烈，香气飘得很远……

走出沟底，又经过一段较为辛苦的爬升，站在一个山头四下环顾，满眼青绿，像一幅立体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远处的风车正悠悠地转着，天蓝得清澈，飘逸的白云在蓝天上舒展着各种姿态，有的像飞絮轻轻地一抹，有的如波浪翻涌，还有的一排排如“晴空一鹤排云

上”。看云看得让人迷醉，忘了移步。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也只有亲自走进山中，才能看云自娱，像云一样舒展身心，与大自然共乐。

过了龙角山，就接近出山口了。龙角山庄坐落在这里，山庄里散落地扎着几顶帐篷，想来是供游客体验露营的，还有几栋小木屋卧在草坪上，整体充满着野趣。我们在凉亭下落座用餐，一阵凉风吹来，怎一个舒适了得。

这一路，穿林荫，走凉沟，赏花看云，行走在山野中，宠辱皆忘，心归安宁。就这样意满而归。



骑行之乐

武华民

周末下班刚回到家里，好友就发来约骑的微信，我立马爽快地答应了。

骑行一般都在城市周边，每次出行都能看到城市的新变化。我们经过了许多条新开通的城市道路，途经了新的居民小区、企业和学校，就连之前脏乱的城乡接合部，也都被环卫和园林工人整理得干净美丽。感觉变化最大的是几条穿越市区的河流。河水青青，绿树成荫，花团锦簇，风景秀美。尤其让我意外的是，色彩艳丽的健身乐道和绿化带比比皆是。漫长的河滩湿地成了湿地公园，健身乐道沿河逶迤而行，有的延伸到周边县市区，绵延几十、上百公里，健身器材场和运动球场星罗棋布。这里已成了居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。

我们骑行到过城东的白马寺、二里头遗址博物馆，城南龙门石窟、陆浑水库，城西的千唐志斋博物馆，城北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地方，领略中华文明，感悟建设成就。一次，我们翻山越岭骑行了70公里，来到大山深处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。纪念馆建在新中村一个叫柏茂庄园的建筑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曾是豫西八路军第一支队司令部和豫西专署所在地。建筑依山而建，古色古香，墙壁上的瞭望窗口以及墙上随处可见的弹孔，诉说着当年战斗的激烈与残酷。

我们也常骑行到远处的山区，采摘野生的槐花、小蒜等。沿途村庄变漂亮了，村民门前的农用车、小轿车渐渐多了，乡村振兴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。一天，妻子带回了一大包构树穗。下午，她就把构树穗清洗干净，晾干，拌上玉米面后蒸了一大锅，浇上蒜汁，留下我们家吃的，其余全部送给了邻居。前两天，妻子又带回了一大包韭菜。妻子高兴地说，咱们包饺子吃。原来，因近期蔬菜销路不畅，看到菜农的抖音后，骑友们就赶了过去，帮助老乡收割韭菜。

富有生活气息的周边骑行，让我想起了孟浩然的《大堤行寄万七》：“大堤行乐处，车马相驰突。岁岁春草生，踏青二三月。”当下，祖国处处生机盎然，风景怡人，人们不用出远门，就能享受到诗人笔下那样的美好景色，美哉，快哉！



夏花灿烂古城娇

拍摄时间:2022年6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阳光灿烂，碧水环绕，绿树鲜花，远山如黛，高天湛蓝，镝楼巍峨，夏日的太原古县城添了几分妩媚。

杨斯葆 摄

又到枣廊飘香季

刘玟



每年的端午节，我一般是在家乡的枣廊里度过，今年也不例外。

枣廊位于潇河坝堰上。从村庄向北望，千余米长枣树带，如一道篱笆树墙蜿蜒在潇河坝堰上，村庄就罩上了一种踏踏实实的安全感。我骑行回家乡，总是先沿汾河东岸坝堰南下，遇汾河与潇河交汇口顺堤左拐，就上了潇河坝堰，视界一下子缩小成窄窄的一条枣树长廊。沿二三米宽的坝顶土路，在长廊里向东走一程，右拐冲下去，上一座漫水桥，过桥冲上南岸坝堰左拐，又进入了另一条枣树长廊里。再东行五六百米右拐进村，离乡时按相反的方向再走一次。潇河枣树长廊就这样揉进我的路程里，突然涌现，又戛然而止。

走得多了，我就像远古时代的农民，依据枣树的生长历程，寻找着四季轮回定位，形成专属于我的节

令。如我只有在现场真切地闻到枣香时，我一般才认定是夏季的正式开始……

这些枣树的前辈是密植于潇河两岸起着护村作用的柳树林。儿童时代，柳树林是寄托我夏日快乐时光的神秘营地。斗转星移，柳树林被砍伐殆尽。每次骑行路过，望着光秃秃的潇河两岸，在深深的遗憾里，总夹杂着一种缅怀的成分。后来，村民在南北坝堰内外两侧都种上了几列枣树。枣树从幼树出地面1米左右，开始打截分枝，二级枝条向两边斜长，树形扩展开来。坝堰同侧的枣树枝条低位交错，两侧树梢在空中不断接近。弹指十几年光阴，在南北坝堰上围出两道树墙，如尚未完工的建筑，顶上还留着细细的一线缝隙。枣廊——是我给这处长廊取的私人名字——开始分担起我一部分渐逝的乡愁。

抵近细看，枣花初长时，如米粒大小，然后炸开成迷你五角形，密布在末级枝条上，布成了浅黄色的花条。频频吸气，也不一定能闻到花香。仿佛由多少枝条散出的气味，需要在空中完成化学反应，才能生出香来。花香没有遵从均匀分布的规律，如有某种神秘的力量，把非常细微的花香集合起来，埋伏在某处。我不经意间闯入香阵，感受到被冰糖型花香包围的感觉，贪恋地深吸着。包围圈又如此薄弱，略一移动就冲出去，等我发觉再返回时，那香气竟遍寻不着。被幸福包围的感觉，竟然如此短暂而又断断续续。

对我而言，这若有若无的花香已经足够了。每当端午时节，我独自一人在枣廊漫步，满目嫩绿中划着浅黄，如走在历史与现代交错的时空里……